**網台課程：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**

**講稿**

簡介：

《墨子》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經典。對於《墨子》的學說，時人每每僅憑印象中的「兼愛」、「尚同」而視其為理想主義者；又從電影漫畫中的「守城」、「非攻」而視其為工匠家或軍事家，本節目即旨在哲學地閱讀《墨子》，從文本分析為起點，發掘《墨子》中隱含的哲學問題及其現代意義。本節目期望能將古代思想的精粹帶給現代人有不一樣的思考資源。

主講：

韓曉華博士（香港新亞研究所（哲學組）博士）

**第七集：《尚同》與《非攻》──徹底和平主義的誕生（下）**

**第一部分：《尚同》及《非攻》的文本分析（20分鐘）**

　　各位聽眾好，我係韓曉華博士，好高興同大家繼續分享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。今集節目主要是講述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徹底和平主義，重點落在《墨子》一書中的〈尚同〉和〈非攻〉的文本分析及現代詮釋，對於早期墨家思想所主張的徹底和平主義，〈尚同〉就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建構理念或管治的方案討論；而〈非攻〉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對外政治關係的思考。上一集我們只是略為講述〈尚同上〉的文本分析，指出〈尚同上〉的主要內容是從兩個方向來討論，第一是國家起源的問題；第二是國家管治的編制問題。現在我們嘗試繼續〈尚同中〉及〈尚同下〉作文本分析。

　　〈尚同中〉相比起〈尚同上〉的文字篇幅長達一倍有多，前半部的內容基本上與〈尚同上〉相同，都是重複講述國家起源的問題及國家管治的編制問題，然而，在後半部則「古者聖王」與「今王公大人」在敬事鬼神與使用刑政的態度之分別來說明「正長」的工作。首先，墨子指出「尚同乎天子，而未尚同乎天者，則天災將猶未止也」，所以，他指出「古者聖王，明天、鬼之所欲，而辟天、鬼之所憎，以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」，即是說，墨子一再重申政治的權力根源乃是在於「天志」與鬼神。其次，墨子又認為「古者聖王」與「今王公大人」在刑政的使用上也有極大的差異，刑政的設立原本是為了治理天下，然而，在不善用的情況之下就會變成有問題，所謂「善用刑者以治民，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」即是以為刑政僅從事於政令的執行與規限，則刑政只是一種殺戮之刑，所以，在早期墨家的思想中「刑政」本身是傾向於「善」，墨子更用「口」作為比喻，指點出「善用口者出好，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」，即是不好好使用口就可以發生中傷、殘害、盜竊和戰爭的事。至於如何才能善用刑政呢？墨子又繼續以「古者聖王」與「今王公大人」作比較，「古者聖王」用刑政就像「絲縷之有紀，而網罟之有綱」，即是「古者聖王」能夠做到綱常的規律有序，全部官民也有自己確定的地位與明確的目標，即以「為萬民興利除害，富貴貧寡，安危治亂」為目標；而「今王公大人」則「政以為便譬，宗於父兄故舊」，即是「今王公大人」用人唯親，更造成包庇的問題。墨子就建議「正長」要做到兩件事：一是「上下賞罰同義」；二是「上下情請為通」。所謂「上下賞罰同義」即是對一視同仁處理賞罰的問題；所謂「上下情請為通」即是上下階層的資訊流通，墨子甚至形容「數千里之外，有為善者，其室人未遍知，鄉里未遍聞，天子得而賞之」的效果，然而，如何做到這種效果呢？在〈尚同下〉就有解釋了。

　　在〈尚同下〉基本上與〈尚同上〉及〈尚同中〉在論述上有一個顯著的分別，即強調「下情上達」的問題，可以說，〈尚同下〉是延續了〈尚同中〉的討論。當然，在〈尚同下〉也有論及國家起源的問題，然而，當中最大的篇幅是討論「上下賞罰同義」的能作為治天下的方法問題，墨子的講法先從家君說起，認為要能賞罰分明就能治家，再從國君及天子來說，其中，能夠做到「上下賞罰同義」的效果則全仗於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做到「上下情請為通」其實就要「告密」及「連坐」的方法，當然，早期墨家思想並沒有所謂「告密」及「連坐」的字眼，然而，他說的方法其實就是這個意思，以治家族的家君來說，墨子指出：「若見愛利家者，必以告；若見惡賊家者，亦必以告」這就是一種類近於「告密」的構思，而重點更是「告密」可以得到好處，不「告密」則會同等受罰，墨子明白地說：「若見愛利家者，亦猶愛利家者也，上得且賞之，眾聞則譽之。」這好明顯就是鼓勵「告密」的制度，即是能夠發現好人其實亦是好人，理應得賞；墨子又說：「若見惡賊家不以告，亦猶惡賊家者也，上得且罰之，眾聞則非之。」這就好明顯類近於連坐法的管治方式，一人犯錯，近親或鄰近的人沒有「告密」則都會受到誅連。當然，這樣的管治手法，似乎就係白色恐怖及專權統治一樣，就好像當年東德政府在國家內滿佈秘密警察，在政府興建的房屋內滿佈竊聽器一樣，所以有學者認為早期墨家思想的政治管理是一種專權統治。不過，依墨子的說法，這種的方法其實是「外為之人，助之視聽者眾」，如此，就能做到「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」，「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」。究竟早期墨家思想中的「尚同」實際上是否一種極權政治思想呢？這是值得我們一再思考的，這問題我們留待現代詮釋部分時再討論。

　　說完「尚同」，現在我們再講「非攻」。相對於〈尚同〉，〈非攻〉三篇的篇幅都比較短小，先說〈非攻上〉。〈非攻上〉只有短短五百多字，主題只有一個：戰爭是一種搶奪的行為，如同偷竊，只是虧人以自利的行為，然而，何以有人會認為「至大為不義」的攻國行為反而不知為「不義」呢？所以，在〈非攻上〉，墨子提出「天下之君子」其實對於「義」與「不義」的說法是非常混亂的。

　　至〈非攻中〉，墨子則提出了攻戰的各種不利之處。在這裏我們要記著，早期墨家思想中的「義」或「正當性」是從「利」作為衡量的準則，此即其「義利合一」的核心思想。換言之，所謂攻戰的各種不利之處，亦即是攻戰所為「不義」的理由。在〈非攻中〉，墨子提出了兩個論證說明攻戰是「不利」或「不義」。首先，出戰國家的自身在準備上已招致重大損失，如荒廢了收割或播種的時令，使用的武器、牛馬、兵力或軍糧皆消耗甚多，甚至錯失了祭祀鬼神的時節，即使是戰爭獲勝所得的可能還不如所失的，用墨子自己的說法：「今盡王民之死，嚴上下之患，以爭虛城，則是棄所不足，而重所有餘也。」即是出戰實只是爭奪自己多餘之物，自己不足夠的反而拋棄，如此，攻戰就是「不利」亦即是「不義」。其次，墨子又舉出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的事蹟來說明，即使是用兵神勇，出戰連連得勝，然而，也並不代表是能夠讓國家得「利」，吳王夫差勇武但治國不講求「兼相愛」，很快便被越王勾踐復仇亡國，即是說，即使是攻戰得勝的國家也不代表著能夠是有長遠的公眾利益的，是以攻戰還是「不義」。

　　在〈非攻下〉，墨子先指出攻戰乃是對天、人、鬼三方面都是「不利」，也是「不義」，所謂「取天之民，以攻天之邑，此刺殺天民，剝振神之位，傾覆社稷，攘殺其犧牲」，即是「上不中於天之利」，不符合「天」的「欲義而惡不義」的特性，而攻進可能採取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的國家；也即是「中不中於鬼之利」，亦不理會「鬼神」的「賞賢而罰暴」的能力，而破壞鬼神的靈位、奪取祭品等；更即是「下不中於人之利」，即不計算「交相利」作為長遠地對待「他人」的益處，而消耗天下百姓的財物於戰爭中。其次，墨子在〈非攻下〉又提出「誅」與「攻」的區別，所謂「攻」其實就是以大欺小的侵略戰爭；所謂「誅」則是奉天命討伐無道之國的正義之戰，墨子即舉出商湯討伐桀王，周武王討伐紂王為例子，指出各種的天兆，如日月失時，女妖出現，鬼來嘆氣，神來告示，夢見三神等來證明何謂無道之國，何為奉天之命。當然，這些徵兆似乎是比較荒謬的，不過，從古時來說，則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願意從客觀環境的徵兆來探討事實的方式。最後，墨子在〈非攻下〉回應了兩個質疑「非攻」的問題，一是攻戰為「不利」的質疑，指出攻戰實際上可以讓國家得到「利」，墨子則從所謂「利」是從公眾利益為前提來說，他說的例證是醫葯約僅能令十之為四得益，還是不算為有「利」；二是攻戰為「不義」的質疑，指出攻戰也可以是本於「義」或「德」，墨子則提倡以「備戰」或以「信效」幫助小國，則更能達至於「義」。

　　大致來說，早期墨家思想中提倡「非攻」，是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的一個引伸說法，以「利」為「義」來指點出攻戰在公眾利益的得失問題，其中，對於「攻」與「誅」的區分是值得我們一再思考，尤其是我們現代世界有所謂「世界警察」的出現，究竟他們的行為算是「攻」還是「誅」呢？行為的動機究竟可以如何考察呢？這些都是可以提供我們現代社會的一個思想參照的。

**第二部分《尚同》與《非攻》的理論証成問題與現代詮釋（1０分鐘）**

　　各位聽眾好，我係韓曉華博士，現在我們轉而討論早期墨家思想中的「尚同」與「非攻」，今集的標題是「徹底的和平主義」，已經先後粗略地從文本上分析出早期墨家思想中對於「尚同」與「非攻」的主要構思：「尚同」的想法有兩個大方向，一是國家政治的起源問題；二是國家政治管治的問題。又，對於政治的管治，早期墨家思想提出兩個方案：「上下賞罰同義」和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要做到這兩個方案的具體方法，用現代類近的概念來說，即是「告密」與「連坐」。「非攻」的構想主要從「利」的計算來著眼，然而，於早期墨家思想「義利合一」的想法之下，攻戰的「不利」亦即是「不義」，或沒有「正當性」的問題。

　　現在，我們嘗試思考「尚同」及「非攻」在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可能疑問，在這裏我嘗試指出兩個較為重要的問題：第一，「尚同」所提出的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具體的行動實是一種類近於極權統治的手法，究竟早期墨家思想是否具有極權統治的思想？甚至與後來出現的法家思想有何種分別呢？第二，「非攻」似乎是完全否定攻戰的可能，然而，假如有一個計算方法能指出攻戰之必勝，那麼，早期墨家思想還是否會主張「非攻」呢？以下我們嘗試回應這兩個問題。

　　第一，「尚同」所提出的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究竟早期墨家思想是否具有極權統治的思想？在這裏，我們首先要釐清何謂「極權統治」或「極權政治」呢？據德國美藉哲學家漢娜.阿倫特的說法，「極權統治」即是「全面控制，並企圖組織多元化與個別差異的人，使他們或人類的整體仿如單一的個體，這種企圖得以成功，其唯一的條件即是，把任何一個人化約成一種恆定的同一性，其至單一反映的存在」，即是說，「極權統治」其實是把被統治者化作為「物」來看待，或者，就如在肉品農場中的動物看待，阿倫特即以希特拉的統治為「極權政治」的極端例子，指出他的統治採取兩種方式，一是精英制度下的意識型態之思想灌輸，指出個別民族的優越性，從而把猶太人視為其他的物種；二是集中營的恐怖統治，更成為極端的實驗室。以此來說，早期墨家思想提出「尚同」乃是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則不可能是這種極端的「極權統治」，尤其是「極權統治」背後對待被統治者作為物化的思考，早期墨家思想也並非是如此的思考，雖然早期墨家思想並沒有獨立地處理「人性論」的問題，但是，從現代學者的討論中，我們可以說早期墨家思想中對於「人性論」的討論至少有兩點可以說：一是早期墨家思想並非單一地主張人性即是「自私自利」；二是早期墨家思想對於人性的論述至少具有某種向善的傾向。依此來說，早期墨家思想的「尚同」提出的「上下情請為通」，在方法實踐上是類似於「告密」與「坐連法」，在背後的想法卻並不一樣，尤其是對於把被統治者作物化的看待上。至於「尚同」的「上下情請為通」又與先秦的法家思想有何差別呢？法家思想的一個根本的思考是「富國強兵」，從伸張君權上主張法、術、勢三者並立，在統治手法上最大的特色是把人性當作「自私自利」，把輔助統治者，如臣下，皆視為統治者的工具。我們從〈尚同下〉說：「古之聖王治天下也，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。」即是說，早期墨家思想至少並非把輔助統治者視為工具。

　　或者，今集暫時說到這裏，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論說早期墨家思想的徹底和平主義的現代意義。

──第七集完──